

雅志散文丛书

何立伟 散文

月唱

海南出版社

雅志散文丛书

何立伟
散文
月唱

海南出版社

琼新登字 04 号

何立伟散文——月唱

何立伟 著

社 长 袁大川

责任编辑 洪 声

责任校对 樊 敏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105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2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华中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75

字数:167 千 印数:5000 册

ISBN7-80590-330-1/I·125

定价:11.00 元

定价:11.00 元 定价:11.00 元 定价:11.00 元 定价:11.00 元

湖南省华中印刷厂印刷

目 录

○菜根香.....	(1)
○谢三毛.....	(6)
○一餐田鸡.....	(9)
○旧地旧事一种	(13)
○校外的风景	(16)
○流水落花	(21)
○月唱	(31)
○忆江南	(37)
○甜酒	(39)
○蒲公英	(41)
○照相	(43)
○金鱼	(45)
○想起一支歌	(48)
○向日葵的故事	(51)
○山地民歌	(54)
○整伞的人	(56)

○闲话丰子恺	(58)
○说莫公	(62)
○关于阿城	(67)
○关于汪先生	(75)
○关于何顿	(79)
○关于残雪女士	(84)
○关于匡国泰和他的诗	(89)
○关于蒋子丹	(94)
○关于王平.....	(101)
○真实比什么都好.....	(106)
○宽儿.....	(109)
○假日的难题.....	(112)
○童话与我们.....	(114)
○蚕豆.....	(116)
○儿戏.....	(118)
○意外.....	(121)
○太太、儿子和我.....	(124)
○花炮.....	(128)
○差别.....	(130)
○孩子与孤独.....	(132)
○写信.....	(134)

○变化·····	(136)
○味儿·····	(138)
○隔·····	(140)
○女作家与猫·····	(142)
○琴声如水·····	(144)
○春天的孩子·····	(146)
○无·····	(148)
○美国的街头艺术·····	(150)
○纽约见闻·····	(153)
○经验·····	(155)
○情牵·····	(157)
○某日·····	(159)
○牙痛·····	(161)
○中午·····	(165)
○证明毅力·····	(167)
○毛病·····	(170)
○未必轻松的消闲·····	(172)
○尴尬与决心·····	(175)
○出差·····	(177)
○在灯下·····	(180)
○闲话食堂·····	(182)

○邂逅·····	(185)
○问题·····	(188)
○男人好色·····	(191)
○交流·····	(194)
○性急的人·····	(197)
○一个梦游症患者·····	(199)
○语无伦次·····	(202)
○拣一个老话题·····	(206)
○漫画以及我·····	(209)
○写作的变化·····	(211)
○精神健美操·····	(214)
○说诗人·····	(216)
○致友人·····	(219)
○说骂·····	(222)
○慢慢地知道结果·····	(225)
○没地方摆手·····	(227)
○搬哪儿都差不多·····	(229)
○话说模特儿·····	(231)
○才子及其他·····	(234)
○等待戈多·····	(237)
○后记·····	(240)

菜 根 香

念小学时记得有两件事情一定要认真，开不得玩笑的，否则老师若发小小一点亲爱的脾气，就不是没有道理的了。一是放了学，由矮到高布成路队，整齐步伐出得校门，一定目不邪视——校门两边排了卖零食的摊子好长一溜，使一个健康细伢子唾液分泌得猖狂的东西，几乎红的绿的全在那上头坐了躺了——也不交头接耳，唯有一门：唱歌。文娱委员出队来，嘹亮一声：“×××××——预备~~~~唱！”一致的于是都×××××了起来，令路人侧目，兼及狗跳鸡飞，是当然的。并不多唱，一首两首而已。也整齐，也豪壮，俨然有模有样的。把若干的房子走到了屁股后头去，有人悄悄的就出队，朝左边或右边的通幽的麻石小巷里一闪不见了——他就到了家，方才可以把沉重书包同严肃暂且置到堂屋里八仙桌上，去打弹子或是弹弓，真真有意思。这样的队伍，走到只剩下三个两个人物了，也还照样的看齐，踏步甩手井然一致。第二日学校的黑板上，便公布在什么年级什么班的名份下，可以贴上红旗了。原来各个路口，放学时都站得有值日生，拿了本子，小大人似的堂皇而又鬼祟地做登记。不过我们的班，

历史上都是标了红旗的，这大概与老师的小小一点亲爱的脾气不无关系吧。

第二件事情是星期二同星期六的下午，去学习小组集体做作业。这可也是不得马虎的。一是作业本上可以见出分明；二是不晓得甚么时候，忽然地说不定老师就在门口出现——这种事变也不是没有先例的。所以一般情形下，各个学习小组，做作业时候只能听到铅笔声音或橡皮擦子声音。我们那学习小组凡六人，当然一致的都是男同学，选定了地方是一个姓李的同学家。这同学住的巷子名字很好听，叫做“菜根香”。大概有些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的意思在里头吧。吃得苦，当然吃菜根便也香了，这原是很哲学的。这细长巷子所居，大概也都是些可以把菜根吃出若干香味来的人。我的这位同学的父亲便是其一。他的职业是踩人力三轮车，每天的清早，无论风，无论雨，都一圈一圈地踩了他的半新不旧的车子去到火车站的大门外头候生意，从口袋一个小铁盒里拈几绺发黑的烟丝卷成喇叭筒叭叭地吸，显出一份从容和自信。我记得他的纱袜子很长，荸荠色，总是如马靴似的把很大裤裆的裤子扎实插了进去，拿很宽一条箍带箍住；还记得他庶几乎一年到头著的是一套黑色的粗布长裤，头戴一顶遮阳细草帽。这样的装扮，在新潮的如今终于是不能够随随便便地看到了。而且他的眉心处，似乎也一年到头的有一道寸把长的紫痕，便是扯痧时留下的印迹。夏天的傍晚，当他摇了一把烂蒲扇，一条深蓝的短裤头坐在小小庭院里歇凉，就可以见到他那一双腿了，是其实很瘦的，然而偏偏显出结实。他便是用这一双瘦而结实的腿，上恤父母下抚妻儿，养活着他的一家六口人！若是太阳的天气，他家堂屋里幽暗的壁上，一定就巨大蝙蝠

似的张了他的一件簑衣，这簑衣的下头，便是我那同学一家人的平和而微暖的日子。我们在这里温习功课，实在也将这样的日子默默温习了。只是在小小年纪，心潮中还远远不能够掀起甚么感慨的涟漪，如是而已。

但老师是果然的来检查了一回，非常的突然。幸好其时我们正团团围着桌子规规矩矩做作业，脑壳埋得低低的。老师没有看出甚么非常处，第二日便在课堂上表扬了一番。这老师种种方面不错，书也教得仔细，但有一样叫我们痛恨，就是学生出了甚么事情，大事小事鸡毛蒜皮事，一律的都要禀告家长，如此一来学生的后脑壳若是挨了家长的栗凿，那是非要并她的祖上也小心小意咒一回不可的。有一个冬日上着课，要做练习，忽然不晓得铅笔到哪里去了，我于是大叫，老师便号召我们那一行的学生全体参加找铅笔运动，找了小半天竟是徒然。老师就问你到底带了铅笔来没有。我说带了呵，刚才还拿在手里玩呀。但是，忽然，我又叫：找到呐，在这里咧！我的手无意触到棉帽子，原来那笔正被我方才不晓得是哪一时插在了帽耳里。结局自然是老师的脸立即沉下来，对大家说道：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是搞的甚么名堂！又恨恨指定了我的鼻子：你给我站着，不许坐下来！这天的夜里，若不是我的外婆的讨保，我的额角有一回造山运动那是简直必定的。我的父亲敲起栗凿来，向来舍得花一点气力的。他大概可以从栗凿的响声里，听出一些五千年的小小回音的吧，就很高兴的。

六人中有一同学姓陈，一贯穿一件绿灯芯绒的夹克，给人印象仿佛是坚决不换衣裳的。其实是他母亲给他做了两件一模一样的衣。这个同学非常滑稽，极善模仿老师发脾气或

是告状样子。我们去他家里，望到壁上挂了一把小提琴，又望到他的桌子上，整齐摆了他拿火柴盒做的桌子柜子，做得十分的精致，是很慧心的。他是一个独子。他的母亲大概是甚么文工团里的，模样十分清丽。有一个星期二，下午上小组做作业，他没有来，我们都不晓得他为甚么没有来。做完作业，不记得是哪一位提出意见，说我们六个人玩得这么好，去照一张照片吧。大家一致地都说好，姓李的同学也尤其高兴，只是末了添了一句话：不晓得我的爷（读 yá，即父亲，长沙方言）肯不肯把钱。不料得第二日上课时老师的脸上很沉痛，低沉了声音，告诉我们那姓陈的同学昨天死在医院里了，甚么病不晓得，总之是急性，暴病。老师没把话说得完全就哭了起来。我记得我们当时虽然愣住，然而简直并不哀痛。因为活脱脱一个滑稽角色，你说他死了，这是甚么意思呢？死是甚么呢？在那时候，或许就同一个同学转学了去一样吧？只是隐隐地觉得，是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再看见他了。

以后固然我们的小组照了一回相——姓李的同学的父亲在这种事情上很慨然的排出了他的血汗钱。五个人站成了两排，前面三个后面是两个。但那穿着绿灯芯绒夹克的的同学，他是不能站在其中，留下他那永远的滑稽可爱的影象了。

我们把作业做完，也还是略略的有一些时间来玩耍。若一个细仔子的天真不被遮天蔽日的功课全然没去，那么种种的快活名堂就不会无由产生。我们那时候一个最有意思的节目，便是到浏中桥上头去看火车。从菜根香上去一百米处，就是浏中桥，非常喧闹的地方，终日地摆了麻油猪血担子，馄饨担子，白粒丸担子臭豆腐担子，香了一个世界；也是最热闹繁华的一个菜市场，农人的大嗓门破空而来：菠菜呐——芹

菜呐~~~~芽白呐~~~~四季如斯。桥下头是铁路，火车来而且去，哐咚哐咚的。一群细伢子喜欢看火车，为甚么呢？大概这钢铁东西呜呜叫着，是可以把人的想象带到极遥远的地方去的吧。

六年级时姓李的同学的父亲不幸得了肺病，我们上他家做作业，时常就看见他那已经敝旧的三轮车停在小院子里面，同时从里屋间，侃侃侃侃的可以听到这做父亲的焦灼而苦楚的咳嗽声音。这年夏天的一日，我们从李家粉苔茸茸的竹篱笆缝隙间觑到隔壁人家的门口，贴了好大一张纸，上首两个字墨色赫然，写着：勒令。这家人家平素在小小庭院里种了好多花，尤其一株美人蕉，红得极是温暖。这家人家总很安静，也不大与人相往来。因此我们也就只好隔“墙”观花。这一回不料竟是观得来这样的一等场面，当然就不晓得，这是“文化革命”了。

这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我们的学习小组也不复存在了。只听说姓李的同学的父亲被人从床上一把拖起来狠狠打了一顿，伤得极重，几乎死掉。后来又听说菜根香也不叫做菜根香了——现在，不晓得恢复过来了没有。

谢 三 毛

已不大记得从哪一年级起——只怕是三年级或四年级的时代吧——男同学务必要与女同学同座了。新学期的伊始这么样一坐，屁股们似乎立即就长出来毛刺若干了。现在想起来，那么一种忸忸怩怩样子，仿佛一概的便做了新娘子新郎公，实在好笑得厉害。鸳鸯谱点得来与我同座的女同学姓谢，大家叫她谢三毛。仿佛营养不良的缘故，头发极黄也极稀疏，而且间常掣出衣袖——衣袖一贯老长，后来才晓得是接了她姐姐穿剩的——努力那么一下把鼻子下头一线闪亮东西揩出一个半干净的，是谢三毛。若在离学校不远叮咚叮咚一个极热闹的制钉厂隔壁，矮矮的门前一站，眼睛要隔了好久才可以将这屋里东西慢慢看出一点轮廓来的，是谢三毛的家。从这样人家出来的谢三毛，穿老长的姐姐穿剩的衣裳，头发稀疏而黄，又流不长不短的闪亮鼻涕，仿佛就是完全应该的。但我那时的痛恨她，倒不在这些，而是她居然这么一坐，竟坐出来了一番坦然。她有时背靠在椅子上，头仰出一种高昂，有时则伏在桌子上，占我大片好河山；而且，简直不能够容忍，是她间常还从什么口袋里抓出来一把炒黄豆，老外婆似的嚼

着下巴无声的吃出来一个满口香，使得我在应该骂娘的当口喉咙里很不争气的呱出来一声悠长，实实在在的很可恶。

我们上体育课，男女同学分开来活动，女同学远远的在操场一角跳橡皮筋或是踢键子，一阵一阵的把笑声泼了过来，就中每每可以听出谢三毛的笑是最为放肆而最响亮的。所以我那时简直认为这个人的存在真是对于我的一种侵略。而且我又觉悟到了，只是板脸主义恐怕还不行的。因此便在桌子的正当中，很公平又兼很霸道，画了一条直线，正告她道，这可是三八线，我不过你那边去，你也切莫过我这边来，不然就要——旋做一奋力下斫的手势，生了风的手掌合于桌中央的线，于是砰地一响。“小心！”而我其时就看出来了她的害怕，她大概没能料到居然这么样的不友好。但只好也就尽心照了去做，时时的却又被忘记，若伏在桌上占我大片河山，那是没得说的，自然便是那么恨恨的一下，往往斫出她厉厉一叫，以及我的掌刀的剧烈一痛。

不过后来我们简直非常的友好了——这大概是过了半个学期以后的事。至于如何一来痛恨渐渐冰释，三八线而且也来了一番撤消，现在要很分明很层次的忆及已是不大可能。但有一点，非常清楚，那便是我那时一定受了她的喷香的炒黄豆的贿赂。她有时拿肘轻轻碰我一碰，从课桌底下，低头我就看见，一双喜欢出汗的手，湿津津的一把黄豆幽幽亮着。可以想见的是，在课堂上，老师眼皮下一面听课一面居然不为人知的吃零食，那零食当然是世界上最有味道的东西了。我那时心跳跳的不晓得吃了几多她的喷香炒黄豆！而这个谢三毛，变戏法似的，总能从那很长的衣裳的甚么口袋里变出她的可以永远香在别人记忆中的黄豆来！

我与谢三毛同了两个学期的学，后来又换了同另外一个女同学坐，就再也不曾吃过炒黄豆了，这个福气叫另外的人消受去了——不过也是从这时起，我的成绩倒是渐渐又好了起来了。

我的后排所坐的男同学，我们从前是算玩得不错的。但后来，简直便连话都不说了。这人同女同学同座，时时要弄出许多惊吓来，所以我的身后就有了许多的不太平。期末得了老师的评语，说我的缺点是上课喜欢回头，殊不知其因盖在于斯呢。女同学大都不爱与他同桌，一个个神经十分紧张的。我后来所以不同他讲话，是因为他不但惊吓女同学，连男同学也不放过的。有一回下了课，他手拿一把可以射出东西来的玩具手枪，叫我张开嘴，给他看看舌根。我居然极端老实，把嘴努力张到很大，脑壳也仰起来，就听得叭的一声，一颗石子射到了我口中。我吐出这万恶东西时他已是逃掉得没了踪影。我其时最美丽的一个愿望，便是要捉住他，把他耳朵用力气揪下来，还要踢他的屁股。而且非常狼狈是，我发觉周围有那么多的人在笑，包括了他的同桌的女同学以及谢三毛。没得说的，笑得最为放肆而最响亮的，当是谢三毛无疑。不过，要我现在如何的来痛恨那男同学，是不大可能的了。因为这事情实在已成了回忆。什么事情一成了回忆，都变成温馨而美好，真是不可思议。

一餐田鸡

近年来我感觉到我的父亲老了。这“老了”的一个明显标志，便是喜欢怀旧。每年年节假日，我们兄妹三人带着自己的一家去父母那里团聚，父亲总要找我妻子或我的两个妹夫聊天，大谈我们兄妹儿时的一些往事。有些事，连我们兄妹们都早已忘记，听上去就像是谈论别人家的孩子，觉得有味，也往往凑拢去听，父亲更加来劲，唠唠叨叨如檐前积雨，没有止歇。

今年的中秋，合家十来口人，围着一张大圆桌坐着吃饭，正高高兴兴，热热闹闹，忽然父亲大发感慨，举箸点着桌上丰盛的菜肴，说：“我这一辈子吃过的最令人难忘的一道菜，就是那餐田鸡。我最近经常回忆起那次吃田鸡的情形，至今仍很感动。”

他这么说时，妻子和我的两个妹夫都有些莫名其妙。只有我同两个妹妹，相互望了望，又低头无语。因为我们都不愿意在喜气洋洋的时候，谈论生命中最阴暗的岁月。而且很显然，只要谁接过了这个话题，父亲便会滔滔不绝地回忆那个岁月的许多事情。还是母亲机灵，在我的妻子和妹夫尚未

来得及问田鸡为什么可以令人感动时，就岔进来说：“快吃快吃，等一会电视里就是中秋晚会了！”

父亲的思维被打断，看电视和赏月，他都没有再提及那餐田鸡的事。只是隔了两天，我的妻子忽然想到那天父亲的话，追问起来，我才告诉了她一九六六年夏天的那桩旧事。

那其实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

当时文化革命开始不久，父亲被红卫兵们打成了走资派。这对我们来说是相当难予接受的事实，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所看到和所理解的“走资派”，是中央或省里的达官显要。我的父亲只是一个中层干部，我们没能料到他竟也成了臭名昭著的“走资派”中的一份子。我们兄妹去我父亲的单位玩时，看到许多大字报和标语，其中不少便是针对父亲的。我们似懂非懂地看着，朦胧地感觉着不祥。我们都太小了，惊惧是我们对这一变故的唯一反应。我想在饭桌之上，父亲一定从我们呆望着他的瞳孔里，发现了这种几乎是陌生的惊惧。父亲是一个讷于言辞的人，此时除了沉默更无言说。而我们小小的心灵，则深深载负了这沉默的重量。

文化革命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事情一经发生，便势不可挡朝着最坏的结局直奔而去。所以接了下来，池鱼之殃便是抄家：三番五次地抄，白天抄，晚上也来抄；这一派扫荡过了，那一派又来敲门，终日不得安宁。母亲其时住院开刀，我们三个小孩子，常常被半夜里闯进来的大半屋子的戴红袖章的人吓得蜷缩在一隅，头上飞翔着雷电一般的厉叱。这样的抄过几次之后，有文字的东西在我们家几乎荡然无存了。过去我父亲喜欢记日记，亦喜欢写一点旧体诗，那很厚一摞记着日记和诗词的本子，统叫红卫兵作为走资派的罪证